

## 論文

## 明代高琦《文章一貫》研究

田啟文\*

## 【提要】

明代高琦所編纂《文章一貫》一書，是中國「文話」發展史上一本極具開創性意義的書籍。此書體例，採取蒐集前人文論資料彙編成書的方式，這在高琦之前，其實已有許多書籍進行這項工作。然而這些書籍的作法，只是將資料收集之後，如流水帳一般地羅列出來，並未有效的進行系統分類，同時也沒有呈現編書者的文論思想，這種「雜抄式」的文論書籍，所具有的功能大抵只在於保存文獻資料，學術上的貢獻不免較為有限。然而在高琦《文章一貫》出現後，這種情況產生了質變，他將蒐羅的資料進行分類，而且為各類資料訂立標題，讓讀者明確地了解各標目內資料的屬性與內涵，這使得《文章一貫》從過去的雜抄式文論，蛻變成所謂類編式的文論書籍，同時他也透過按語和其他方式，將自身文論思想融入書中，增加了書籍內容的豐富性。由是可知，它的出現是辭章學發展上的一個燦爛亮點。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透過次級資料分析法，將辭章學相關著述與研究成果進行分析，以了解高琦《文章一貫》本身的內涵與特色。本文除了前言與結語外，正文共分三節，依序探討高琦《文章一貫》的體例、內容，以及它在辭章學上的貢獻。透過本文的研究，我們了解高琦《文章一貫》，除了讓「文話」從過去雜抄式的文論，蛻變成所謂類編式的文論外，也引導了後世同類文話書籍的編纂方式，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未來針對此書的研究，還可著眼於跟其它辭章學專著進行深入的比較分析，在相互對比映照的過程中，必能發現更多有關於此書的意義和價值。本文囿於篇幅，此一部分的研究，則只能期待於日後的探討，或是學界同好能一起進行發掘了。

**關鍵詞：**文章一貫、文話、古文理論、高琦、辭章學

---

\* 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誠摯感謝論文審查委員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萬分感恩。

A Study on “Wen Zhang Yi Guan” by Gao Qi in the Ming Dynasty

Abstract

The book “Wen Zhang Yi Guan” compiled by Gao Qi in the Ming Dynasty is a very groundbreaking book 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style of this book is the collection of literary arguments and data of past scholars into a book. As a matter of fact, many books had been compiled using this style before Gao Qi. However, those books simply collected data and listed them out in an irregular manner, and did not effectively and systemically classify them. In addition, those books did not reflect the literary ideas of compilers, either. The function of such “miscellaneous copy” books of literary arguments probably is to preserve literature data only, and their academic contributions are relatively limited. However, after Gao Qi’s “Wen Zhang Yi Guan” was published, this situation was substantially changed. He systematically classified the collected data, and set up titles for each category of data to enable readers to explicitly understand the properties and meanings of data under each title. As a result, “Wen Zhang Yi Guan” transformed the past miscellaneous books into the so-called categorical books of literary arguments. Moreover, he also used comments and other approaches to integrate his own literary ideas into the book to enrich the book content. Various approaches mentioned above also guided later compilation of similar books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refore,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of Gao Qi’s “Wen Zhang Yi Guan” cannot be overlooked. It is hoped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n this study can point out such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Keywords: Wen Zhang Yi Guan,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ies of Ancient Writings, Gao Qi, Poetry and Prose Study

一、前言

高琦為明代山東武城人，嘉靖五年(1526)進士，生卒年不詳，據《山東通志》的說法<sup>1</sup>，高琦曾擔任過知縣。《文章一貫》一書，由高琦主編，吳守素助編，據程默的序文與程然的後序來看，當是刊刻於嘉靖六年(1527)。此書屬於

---

<sup>1</sup> (明)陸鉞，《(嘉靖)山東通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12月)，上冊，卷17，頁1037。

類編式的文話書籍，高琦將前人的文論資料蒐集起來，再為資料分類立目，使其具有學術上的系統性。書中所收多屬古文理論的資料，間亦交雜著論詩、論四六文的相關資料。雖然此書只有上、下兩卷，共十五子目，不算是長篇鉅製，但書中的編輯體例，以及編書者企圖融入自身文論思想的作法，在中國文話<sup>2</sup>的發展史上，卻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就以其編輯資料的方式而言，書中廣泛地蒐羅前人的文論資料加以編纂，這在此書之前，其實已有許多書籍進行這道工作，如張鎡《仕學規範·作文》<sup>3</sup>、王正德《餘師錄》<sup>4</sup>等，只不過這些書籍的作法，都只是單純地將資料收編進來，並未有系統地分類立目，使之具有學術系統性，同時也未有編書者的文論思想融入其中，這種雜抄式的文論書籍，所具有的功能大抵就只在於保存文獻資料，這是較為可惜之處。這種情況在高琦《文章一貫》問世後有了改變，他不但將蒐羅的資料進行分類，而且為各類資料訂立標目，使讀者一望便知此標目內的資料，其性質與內涵之所屬，這使得《文章一貫》迥異於過去的雜抄式文論書籍，變成所謂類編式的文論書籍。同時，他也透過各種編輯方式與按語來融入自身的文論思想，這也讓此書更具有學術的深度和視野。因此，《文章一貫》有其學術研究的必要與價值，然而目前針對此書所作的研究卻鮮少得見，筆者特以此文進行分析，希望為高琦此書找到學術上的定位和成就。本文共分五節，除前言與結語之外，正文部分依序探討《文章一貫》的體例、內容以及它在辭章學上的貢獻，希望讓這本文話典籍，受到更多人的關注與討論。

## 二、《文章一貫》的體例

### (一)收錄者多為古文理論資料，分上、下二卷，共十五子目

高琦《文章一貫》一書，收錄各家的古文理論，其中摻雜著幾筆論詩與論四六文的資料，但數量很少，整體而言是以古文理論為主的資料彙編。在

<sup>2</sup> 本文的內容，時常出現「文論」與「文話」二詞交錯使用的情形，二詞似乎有某種程度上的相通性，筆者在此略作說明。「文論」一詞，廣義上來說，是指文學理論；狹義上來說，是指古文的理論，它可以是系統性的理論，也可能是零碎或單一的理論。本文寫作，採用的是狹義的界說。至於「文話」一詞，是與「詩話」、「詞話」相並列而言的，指的是古文理論的著作。所以「文話」是「文論」資料編撰後的形態，從形式上來看，是有些樣貌上的差異，但從本質內容上來看，都是古文理論的呈現，所以本文的陳述過程中，二者常交錯使用。

<sup>3</sup> (宋)張鎡，《仕學規範·作文》，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冊1，頁303-329。

<sup>4</sup> (宋)王正德，《餘師錄》(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不詳，四庫全書珍本別輯)，頁1-32。

體例上，分上、下兩卷，共十五個子目，上卷子目依序是「立意、氣象、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六項；下卷子目依序為「起端、敘事、議論、引用、譬喻、含蓄、形容、過接、繳緒<sup>5</sup>等九項。分成這十五個子目，用意在使習文者了解文章的體系架構，有利於作文的學習。誠如程默在《文章一貫·序》中引高琦的話說：

子高子曰：「文之律淵乎？其寡諧哉！意不立則罔，氣不充則萎，篇章句子不整則滯。吾於是立起端以肇之，敘事以揄之，議論以廣之，引用以實之，譬喻以起之，含蓄以深之，形容以彰之，過接以維之，繳結以完之。九法舉而後文體具，體具而後用達，執一貫萬，嗣有作者，其弗渝哉！」<sup>6</sup>

從「九法舉而後文體具，體具而後用達，執一貫萬」，便能明白高琦編纂此書的目的，正在於構築作文的理論體系，使學文者能「用達」，並於了解書中的理論後，還能一理通，百理通，能執其關鍵而駕馭萬端，正所謂「執一貫萬」是也。正由於高琦編纂此書的用意，在於建立作文的理論體系，以方便習文者參考，所以晴谿子程然在《文章一貫·後序》中說：

得吾格庵先生所輯《文章一貫》而觀之，則文之規矩，燦然畢陳，誠宗工繩墨，可以業而精之。<sup>7</sup>

文中說到高琦的《文章一貫》，具備了作文的規矩法度，士子以此書做為寫作的教材，將能「業而精之」。正因高琦編纂此書具有實用性的目的，也因此他將雜收的各類文論資料進行分門別類的工作，而編成十五子目的體例，以求其綱舉目張，形成一系統性的書籍

## (二)部分子目之後，附上高琦自身的按語

《文章一貫》一書，在部分子目的末尾處，會加上高琦自身的按語，以表達對此一子目內容的個人觀點。例如「立意」一目，其末尾處有高琦的按語云：

為文有八格：褒美於帝王聖賢道全德備者，用此結；攻擊於異端奸邪

<sup>5</sup> 「繳緒」之「緒」字，應是訛字，本字應為「結」字。首先，在程默〈文章一貫序〉中，是寫為「繳結」而非「繳緒」。其次，依《文章一貫·繳緒》所收文論解讀之，繳緒乃指文章結尾的意思，故應寫為「繳結」，而非「繳緒」。不過考量本文研究所用之版本寫法為「繳緒」，故筆者行文時仍作「繳緒」，而不寫「繳結」。

<sup>6</sup> 引自(明)高琦，《文章一貫》，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冊2，頁2150。

<sup>7</sup> 同上註，頁2185。

戕正亂真者，用此結；……**推明**性情、義理、奧妙、純精必推明之；**考詳**天地名物、古今度數，須考詳之。<sup>8</sup>

以上是高琦在「立意」一目後的部分按語，主要是傳達高琦對於八種不同的「文意」，在作品中該如何表達的觀點。再看「章法」一目，其末尾處的按語：有順下者，《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亦同。……有逆上者，愚嘗因韓子之文而變之曰：「舜蓋得之堯也，禹蓋得之舜也，湯蓋得之禹也，文武周公蓋得之湯也，孔子蓋得之文武周公也，孟子蓋得之孔子也。不識千載而下，亦有得之孟氏者乎？」如周子云：「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亦是法也。有排比者，與句法用一類字相似。<sup>9</sup>

此處談到章法之順下與逆上的分別，文中高琦也分別舉了《大學》等多篇古文的例句來當範本進行說明。除了上述子目有按語外，高琦在「句法」、「字法」、「敘事」、「引用」、「譬喻」等子目中，也都有按語的呈現。這些按語，在某種程度上，傳達了高琦自身的文論觀點，使《文章一貫》一書，不再只是堆砌前人文論的文話著作。

### (三)各子目所收錄的文論資料，多數都有二家以上的說法，但也有少數例外

《文章一貫》一書中，多數子目所載錄的文論資料，至少均有二家以上的說法，不過其中也有兩項子目，內容中只編錄了一家之說，這是較為粗略之處。例如「譬喻」一目，單單收錄了陳騏《文則》一家之說；而「過接」一目，則只編錄了《麗澤文說》一家的說法。這樣的方式，當然不是很恰當，畢竟作為一本類編之書，資料的蒐集應該是多面性的，單單收錄一家之說，能提供給讀者的觀點就會顯得比較偏狹。尤其「譬喻」一目，這是非常普遍的主題，在中國古代或稱為「比」，或稱為「譬」，都是譬喻之意。歷代文人對譬喻提出的說法很多，例如《墨子·小取》：「辟[注：通譬]也者，舉也[注：通他]物而以明知也。」<sup>10</sup>又如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比者，喻類之言也。」<sup>11</sup>梁劉勰《文心雕龍·比興》：「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sup>12</sup>以上諸家之說，只是略作舉例而已，其他的說法仍

<sup>8</sup> 同上註，頁 2153-2154。

<sup>9</sup> 同上註，頁 2161-2162。

<sup>10</sup> 王冬珍、王讚源校注，《新編墨子》(台北：國立編譯館，2001年5月)，下冊，頁 801-802。

<sup>11</sup>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收錄於鄭奠、譚全基編，《古漢語修辭學資料彙編》(台北：明文書局，1984年9月)，頁 65。

<sup>12</sup>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5月)，頁 678。

多，在此一情況下，高琦單只收錄《文則》一家之說，實在失之薄弱。雖然對於譬喻的說法，陳騭《文則》的分類可謂超越前人甚多，他將譬喻細分為直喻、隱喻、類喻、詰喻、對喻、博喻、簡喻、詳喻、引喻、虛喻等共十類，說解十分精詳，非前人所能及，或因如此，高琦方只收錄陳氏一家之說。不過文論的建立並非一蹴可及，在《文則》之前的各家說法實為基礎之論，一同舉而列之，亦能明白譬喻說法之流變，且亦能補《文則》說法的不足，這是可以再作考量之處。

#### (四)編纂文論資料，來源出處的標示有繁有簡

高琦在編纂《文章一貫》這本書時，其所蒐集的文論資料，有的來自專書中，有的來自某人的某篇作品中，對於這些資料的來源出處，其標示方式有繁有簡，體例並不一致。大抵而言，其標示的方式有三種：一是只標示書(篇)名，例如「篇法」中載：

《緯文瑣語》云：「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sup>13</sup>

又「章法」中載：

《文則》云：「輕緩不足於體，亦不減此。」<sup>14</sup>

以上兩段引文，其標示所引資料之出處，皆僅載明書(篇)名而已。至於第二種標示法，則僅標示作者名字而已，如「字法」中載：

朱文公云：「作文有穩字，古之能文者，才用便用著」<sup>15</sup>

又「起端」中載：

歐陽起鳴云：「大概初入，須是要寬緩。」<sup>16</sup>

以上兩段引文，其標示所引資料之出處，皆僅載明作者人名而已。

以上兩種資料出處的標示法，或僅標書名，或僅標人名，作法都較簡略，不過整本書中，標示的方式幾乎都是這兩種方式；至於第三種標示方式，作法則較為詳細，是作者的人名與書(篇)名一起標出，例如「字法」中載：

沈存中《筆錄》：「韓退之〈羅池廟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如《楚辭》：『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sup>17</sup>

<sup>13</sup>(明)高琦，《文章一貫》，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頁 2155。

<sup>14</sup>同上註，頁 2161。

<sup>15</sup>同上註，頁 2169。

<sup>16</sup>同上註，頁 2172。

<sup>17</sup>同上註，頁 2170。

又「議論」中載：

張橫浦〈日新〉云：「人言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sup>18</sup>

以上兩段引文，其標示所引資料之出處，是作者的人名與書(篇)名一起標出，這種標註方式比較詳細，對於後人要查考資料當然會比較方便；不過這種標示方式，在全書中只出現四次<sup>19</sup>而已，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小結：**高琦的《文章一貫》，其編纂體例概如上述。整體而言，這本書將各家文論收納並陳，並予以分類立目，是一項重要且具有意義的工作。高琦此書，每個子目是一個主題，他把各家的論點蒐集在一起，對讀者而言，可以得到同時觀察各家說法的機會，如此一來，將能進行各種說法的相互參證，對於此一主題，也就能獲得較為多元，也較為全面的認知。另外，在部分子目的末尾處，高琦會加上自身的按語，這是他個人文論觀點的展現，使得《文章一貫》一書，看得到編書者自身的思想靈魂，不再只是前人文論的大雜匯。這樣的一本書，對於習文者而言，誠然多了一本學習的典範教材，對於後世研究文論的學者而言，也多了一份重要的參考文獻，這是此書在學術上的重要貢獻。

### 三、《文章一貫》的內容

《文章一貫》所列十五個子目的文論資料，依其性質可概分成四個區塊，分別是一、作品的思想內容及其寫作方式，這包含「立意、氣象、敘事、議論」四個子目；二、文章形式結構的性質與表現手法，這包含「篇法、章法、句法、字法、起端、過接、繳緒」七個子目；三、修辭格的分析，這包含「引用、譬喻、形容」三個子目；四、語言風格的探討，這主要是「含蓄」這個子目。

#### (一)作品的思想內容及其寫作方式

這部分包含「立意、氣象、敘事、議論」等四個子目的文論資料，主要在說明作品內容的寫作方式。

##### 1.立意

「立意」一目所收的文論資料，所討論的是文章「意旨」的表現方法及其相關問題。今姑舉目中所收資料數筆，已見其梗概，且看魏文帝之說：

魏文帝云：「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為衛。」<sup>20</sup>

<sup>18</sup>同上註，頁 2175-2176。

<sup>19</sup>除了引文中所引二處外，另二處分別在「立意」與「字法」二目之中。前者所載為宋子京《筆記》之說，後者所載為劉燁〈堯舜性仁賦〉之說。

<sup>20</sup>同上註，頁 2152。

這段話是強調「意旨」在文章中的重要性。目中又載李福堂之語：

福堂李先生云：「主意一定，中間要常提綴起，不可放過。」<sup>21</sup>

這是強調寫作時文章「意旨」要時時扣緊，不能離題的意思。接著再看另一家的說法：

《麗澤文說》云：「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sup>22</sup>

這段話是說，如果文章的「題目」是較為普遍平常的；那麼「意旨」的建構就要注重創新；相對的，如果文章的「意旨」是較為普遍平常的；那麼「語詞」的運用就要注重創新。以上三段引文，都是針對文章意旨的表現方式提出觀點，其他幾筆收錄的資料，立論也都圍繞此一議題發聲，由此可以看出「立意」一目之重點所在。

## 2. 氣象

「氣象」一目，雖以「氣象」為標題，不過其目中所收錄的各家說法皆只談「氣」，而不云「氣象」，可見在高琦的觀念裡，「氣」與「氣象」是相通的。依此目所收的資料來解讀，所謂「氣」（「氣象」），指的是作品的內容或詞藻，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精神形態或氣氛格調。如文中所錄《文筌》之說：

《文筌》云：「養氣八法：朝廷宗廟聖賢題宜『肅』；山河軍旅宜『壯』；山林仙隱宜『清』；宴樂歡愉通達宜『和』；神怪豪俠幽險宜『奇』；宮苑臺榭佳麗宜『麗』；攬古搜玄雅勝宜『古』；登臨志士功業宜『遠』。古養氣之法，將此題中此景、此事、此情、此意，一一由根生幹，由幹生節，由節生枝、生花。」<sup>23</sup>

文中強調，在表現作品的情、意、景、事時，要能養其「氣」，隨著所描寫的題材的不同，作品內容要能顯現出「肅」、「壯」、「清」、「和」、「奇」、「麗」、「古」、「遠」等八種「氣」。依其文意解讀，此處所謂的「氣」，指的就是作品內容或詞藻所表現出來的精神或氣氛，所以當描寫的題材是朝廷宗廟聖賢時，其顯現的精神或氣氛就是要「肅(穆)」，以顯示敬重之心；當描寫的題材是山河軍旅時，其顯現的精神或氣氛就是要「壯(闊)」，以顯示出磅礴的姿態。接著，我們再看此目所收的另一段資料：

《後山詩話》云：「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

---

<sup>21</sup>同上註。

<sup>22</sup>同上註。

<sup>23</sup>同上註，頁 2155。

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漢之文華瞻，其失緩。」<sup>24</sup>

此處將古文分出三個等次，周之文為上等，其文「雅」；七國之文次之，其文「壯偉」；漢文屬下等，其文「華瞻」。所謂「雅」、「壯偉」、「華瞻」，指的都是作品的內容或詞藻，所表現出來的精神形態或是氣氛格調。透過上述兩段資料的解讀，「氣象」一目所指涉的內容，應該是非常清楚了。

### 3.敘事

所謂敘事，指的是敘述事件或構築情節的方法。唐代劉知幾《史通·敘事》中，就曾對其寫法提出過個人觀點，其云：

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迹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贊論而自見者。<sup>25</sup>

高琦在此目之中，收錄了包括鄒道卿在內的八家之說。今姑舉其中一、二家說法以明其要。且看歐陽起鳴的說法：

鋪敘要豐瞻，最怕文字直致無委曲。<sup>26</sup>

這裡強調敘事的鋪陳，要豐富多變，不可太直切而缺乏迴旋細緻的情節。再看另一家的說法：

《文筌》：「敘事有十一法：正敘，敘事得文質詳略之中；總敘，總事之繁者略言之；間敘，以敘事為經，而緯以他辭，相間成文；引敘，首篇或篇中，因敘事以引起他辭；鋪敘，詳敘事語，極意鋪陳；略敘，語簡事略，備見首尾；別敘，排別事物，因而備陳之；直敘，依事直敘，不施曲折；婉敘，設辭深婉事寓於情理之中；意敘，略觀事迹，度其必然，以意敘之；平敘，再直婉之間。」<sup>27</sup>

文中的說法頗為深入，作者分敘事之法為十一類，包含正敘、總敘、間敘、引敘、鋪敘、別敘、略敘、直敘、婉敘、意敘、平敘等，每類底下都有說明文字進行詮釋，讀來清晰易懂。在元、明時期，這樣的分法已經相當細膩了，所以被高琦收入書中。不過到了清代，章學誠《論課蒙學文法》中，更將敘事法推闡為二十三種<sup>28</sup>，體系更見龐大，此實高琦所未能得見者。

<sup>24</sup>同上註，頁 2154。

<sup>25</sup>(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呂思勉評，《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12 月)，卷 6，頁 122。

<sup>26</sup>(明)高琦，《文章一貫》，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頁 2173。

<sup>27</sup>同上註，頁 2175。

<sup>28</sup>章學誠《論課蒙學文法》中，分敘事之法為 23 種，分別是以順敘者、以逆敘者、以類敘者、以次敘者、以牽連而敘者、斷續敘者、錯綜敘者、假議論以敘者、夾議論而

#### 4. 議論

所謂「議論」，即是在作品中論述事理，此類作品著重邏輯理路之清晰有序。高琦在此目之中，收錄了黃庭堅等六家的文論，今姑引一二家之說，以明其端緒。首先來看黃庭堅的觀點：

山谷云：「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sup>29</sup>

此處提供了學習議論文之範本。接著再看另一段收錄的文字：

《文筌》：議論有七法：正論，依正理而論之；切論，切本事而論之；廣論，備推題理而悉論之；玄論，詣極超玄之論；比論，二事相比而論；難論，辯言相難而論；譬論，引事物以喻論。<sup>30</sup>

此處對於議論文的表現方式，提出了七種不同的作法，對於書寫說理性的文章，能夠產生一定的引導作用。

以上四目－「立意、氣象、敘事、議論」，其間所收錄的資料，都是針對文章內容的寫作方式所提出的觀點，說法有些相當具體，有些則抽象空泛，然皆足以作為習文者之參考。

#### (二) 文章形式結構的性質與表現手法

這個區塊，包含「篇法、章法、句法、字法、起端、過接、繳緒」等七個子目，所輯之文論資料，內容皆與文章形式結構的性質與表現手法有關，以下且針對各子目進行說明。

##### 1. 篇法

所謂篇法，通常是指一篇文章各處的結構元素，都要運用最好的表現方式，做出最妥適的安排，使通篇作品能達到最完美的境界；也就是鍊字成句，組句成段，連段成篇的整體布局謀篇之法。今觀《文章一貫》中所蒐集有關「篇法」的資料，所論也大抵是如此。例如目中所錄《緯文瑣語》的說法：

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sup>31</sup>

由以上引文來看，「篇法」所經營的層面，是由字、句、段落到篇的各處結構都涵蓋到了，也就是整體的布局謀篇之法。在這整體的布局謀篇之法中，有

---

敘者、先敘後斷、先斷後敘、且敘且斷、以敘作斷、預提於前、補綴於後、兩事合一、一事兩分、對敘、插敘、明敘、暗敘、顛倒敘、迴環敘。此文引自鄭奠、譚全基編，《古漢語修辭學資料彙編》，頁 556。

<sup>29</sup>(明)高琦，《文章一貫》，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頁 2175。

<sup>30</sup>同上註，頁 2176。

<sup>31</sup>同上註，頁 2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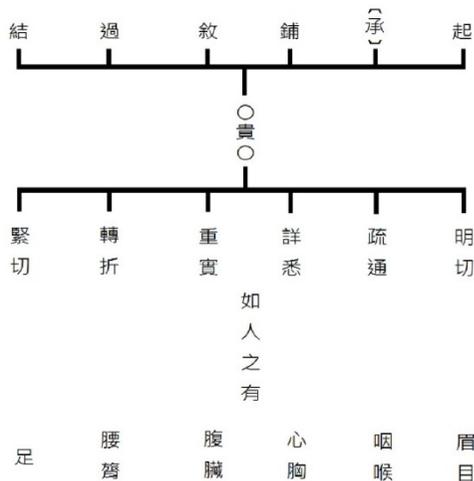
許多竅門是必須掌握的，且看另一段收錄的資料：

《麗澤文說》云：「作文之法，一篇之中有數行齊整處，數行不齊整處。或緩或急，或顯或晦，間用之，使人不知其為緩急顯晦。」<sup>32</sup>

文中所論，強調建構一篇文章時，有些地方需要用散體單行的文句，有些地方則要用對偶式的整齊文句。而且文章的節奏要有緩有急；文意有時要鮮明，有時要隱晦，要正反雙方交替運用，才能寫出一篇好文章。這裡的講法，觀照了文章的句式，也觀照了文章的節奏與文意的表現方式，其重點在於正(齊整、緩、顯)、反(不齊整、急、晦)雙方都要適當運用，使其交錯出現，才能建構出好文章，這正是將一篇文章各處的結構元素，都做了最妥適的安排。明代王世貞《藝苑卮言》中，也有近似的講法，其云：

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sup>33</sup>

所謂「有起有束，有放有斂」，「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強調的也是正反雙方要交互運用的原則，這與《麗澤文說》的說法，在某些原理上是相通的。除了《麗澤文說》外，高琦還收錄了《文筌》的說法，此文將一篇文章的各處結構(起、承、鋪、敘、過、結)之寫法都做了說明，且以一圖形來表達，其圖形如右：



從這個圖形可以看出，《文筌》一書對於一篇文章各處結構的書寫模式，都有其特定的看法，非常言簡意賅，也有一定的軌跡可尋，這就是「篇法」的技巧運用。

## 2. 章法

所謂「章法」，從高琦在此目中所收錄的文論資料與其按語來判讀，就是指作品章節段落的表現手法，所以高琦所謂的「章」，當是指「篇」之下的「章節段落」而說的。為何可以如此推斷呢？我們且看高琦在此目末尾所下的按

<sup>32</sup>同上註，頁 2156。

<sup>33</sup>(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收錄於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冊4，卷1，頁4199。

語，他說：

有順下者，《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亦同。《論語》：「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有逆上者，愚嘗因韓子之文而變之曰：「舜蓋得之堯也，禹蓋得之舜也，湯蓋得之禹也，文、武、周公蓋得之湯也，孔子蓋得之文、武、周公也，孟子蓋得之孔子也。」……如周子云：「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亦是法也。」<sup>34</sup>

以上的按語，是高琦解釋「章法」的運用，在作品的文意推闡上，有所謂「順下」與「逆上」兩種模式，其按語裡還舉了《大學》、《論語》、周濂溪以及他自己各一段文章來當範例進行說明。就其所引的範例來看，所謂「章法」的「順下」或是「逆上」，都是以一個章節段落的範圍來說的，依此推之，其所謂的「章」，當是指章節段落無誤。這種將「章」視為作品的一個章節段落的看法，是可以被接受的，例如劉勰《文心雕龍·章句》篇云：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sup>35</sup>

從「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來看，「章」就是指作品的節次段落沒錯，所以陳品卿說：

一篇文章可以分成幾個段落，這段落便叫做「章」；每一「章」中又包括若干「句」。<sup>36</sup>

從以上的論述來看，高琦將「章」視為作品的章節段落，而「章法」就是指作品中章節段落的表現手法。現在我們就援引幾段此目中所收錄的文論資料，來看看高琦對於「章法」所關注的內容。首先來看他收錄《文則》的說法：

夫樂奏而不和，樂不可聞；文作而不協，文不可誦文協尚矣。……《書》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易》曰：「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周易·乾坤卦》中，多自然成韻者。<sup>37</sup>

此段文論，旨在強調作品的章節段落中，須有協韻之美，這是指「章法」的

<sup>34</sup>(明)高琦，《文章一貫》，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頁 2161-2162。

<sup>35</sup>(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5月)，頁 647。

<sup>36</sup>陳品卿，《國文教材教法》(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91年10月，二版二刷)，頁 211。

<sup>37</sup>(明)高琦，《文章一貫》，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頁 2159。

講求，必須注重文句間彼此聲律的和諧度；也因為如此，文中所舉《書》、《易》兩段文句，其間「二、疑、熙」與「柔、憂、求」等字，在聲律上都有協韻的美感。

除了講究聲律和諧之美外，高琦也注重「章法」中重章疊句的複沓技巧。其引錄《文則》的另一段資料說：

《詩》、《書》之文，有若重複，而意實曲折者。《詩》曰：「雲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此思賢之意自曲折也。……（《書》）又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此告戒之意自曲折也。<sup>38</sup>

這段話是強調文章的段落章節中，若有重複出現某些詞語或文句（近於修辭上之「反復」）的情形，往往就是有曲折幽深的「意旨」存在其中，並非無端地重複著形態相同的詞語或文句啊！引文中也舉了《詩經·簡兮》及《尚書·洛誥》中具有重複形態的段落文句，並表示這種複沓的「章法」技巧，正蘊含著曲折的文意，前書的文句表示思慕賢才之意；後書文句則是周公告誡成王，必須與群臣和樂相處，要像是朋友一般的關係才好。這種複沓式的章法技巧，之所以能蘊含深沉的文意，原因就在於重複性的段落文句或詞語，若是一再反復出現於讀者面前時，除了節奏性加強外，也能夠突顯其文意的重要性，誠如黎運漢所言：「運用反復，可以突出和強調重點，……可以抒發強烈的感情和深切的情意。」<sup>39</sup>這是因為對於重要或複雜的人事物，我們常會反復的叮嚀與陳述，以加深對方的印象和認知，所以複沓式的章法技巧，常能突顯幽深曲折的文意，道理即在於此。

看完以上兩段收錄的資料，大致可以了解高琦對於「章法」的理念。除了上述談到的聲律和諧與複沓技巧外，其他收錄的文論資料，還談到「問答」的行文模式，以及透過「錯綜」的段落句式<sup>40</sup>來詮釋事理的技法。從這些資料所觸及的層面，便可看出高琦對於「章法」的態度，正是針對一篇作品的章

<sup>38</sup>同上註，頁 2159-2160。

<sup>39</sup>黎運漢、盛永生主編，《漢語修辭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8月），頁 279。

<sup>40</sup>例如文中收錄了《文則》一書的說法，其云：「文有交錯之體，若纏糾然，主在析理，理盡後已。……《莊子》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這段文論在強調說理性的文章，常以如《莊子》此文一般的繞口令文字來闡釋事理，這種章法句式，近於修辭上的「錯綜」格。陳騏認為這種章法句式，重點在於說理，所以使用的技巧原則，就在於把事理說清楚為最終之目標。不過黃慶萱卻認為，這種「錯綜」的句式在章節之中使用，除了析理的功能外，還可以用作「紀實」。此說詳見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3月，增訂8版），頁 531。

節段落該如何經營，所提出的一些觀點與見解。

### 3. 句法

所謂「句法」的寫作，成偉鈞有如下的說法：「以句子為語言材料，在表達內容時，進行選擇、調整等修辭活動。」<sup>41</sup>可見「句法」是以句子為單位所進行的寫作技巧。從《文章一貫·句法》中所收羅的文論資料來看，所談也都是經營句子的要點和方法，如其收錄《文章精義》的說法：

司馬子長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點不斷；退之三五十句作一句下，子瞻亦然。初不難學，但長句中轉得意去，便是好；若一二百句、三五十句只說得一句事，則冗矣。<sup>42</sup>

這裡講的是長句的作法，重點在於寫長句要能「轉得意去(文意要能有所變換)」，若是數十至上百句的長度，「只說得一句事」，則會顯得冗長。接著再看另一段載錄的資料：

(《文則》)又云：「文有數句用一類字，所以壯文勢、廣文義也，然皆有法，韓退之為古文，即於此得法，尤加意焉。」<sup>43</sup>

此處所談是文句中使用類字的功能，並推舉韓愈的古文深得此一妙法。上述二則都是論古文句法的經營，接著來看另一段收錄的資料：

《四六談塵》云：「四六之工在於剪裁，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四六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sup>44</sup>

這則資料較特別，所論是駢體四六文的句法經營方式，上文已說過，《文章一貫》的體例，所收的文論資料主要是以古文為探討對象，間僅有旁及一、二則論詩或論四六文的資料，此即其中一筆四六文論。文中認為四六文的「對仗」，真正要做到「妥帖」，就必須「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這種說法當然較為嚴格，不過也可看出《四六談塵》對於四六文的句法寫作，所存在的高標準的條件。

### 4. 字法

高琦在「字法」這一目中，所收錄的文論資料，內容大多著眼於句中之「字」該如何拿捏運用，如何錘鍊，以使作品更具有美感與深度。例如所收吳鑑之說：

<sup>41</sup>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修辭通鑑》(台北：建宏出版社，1996年1月)，頁252。

<sup>42</sup>(明)高琦，《文章一貫》，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頁2162。

<sup>43</sup>同上註。

<sup>44</sup>同上註，頁2169。

如「治天下，審所尚論，孰為利？孰不為利？孰為害？孰不為害？」何不云：「孰為利？孰為不利？孰為害？孰為不害？」以此推之，可知用字法。<sup>45</sup>

又另收《步里客談》的說法：

下字有倒用語格力勝者，「吉日兮辰良」、「必我也，為漢患」者。<sup>46</sup>

再看另一段收錄的資料：

《呂氏童蒙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字不能去其一。『進使者問故，而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於此可見。」<sup>47</sup>

以上三段資料，或者強調句中之「字」該如何拿捏運用，或者舉出用字精妙的文句作為典範來曉諭讀者，總之皆與「字」彙該如何經營有關。

## 5. 起端

所謂「起端」，是指一篇作品的開端，古亦稱起筆、起手、起法，現代則常以「開頭」名之。對於文章的起端，其作法該是如何？且看書中所收錄歐陽起鳴的說法：

大概初入，須是要寬緩些。<sup>48</sup>

這是強調文章的開頭，應當要以較為和緩從容的語調切入才好。這種說法是一種觀點，但也有文人看法與此頗相懸殊，例如清代方東樹《昭昧詹言》云：「起法以突奇先寫為上乘。」<sup>49</sup>這種以「突奇」筆法作為開端，與歐陽起鳴所謂的「寬緩」，味道大相殊異，這也見證作文之法變化萬端，各有巧妙。接著再看另一段收錄的資料：

《文筌》：「起端有八法：一問答，設為問答以發端；一頌聖，頌美聖德以發端；一敘事，次序事實以發端；一原本，或原理之本，或原事之本，或原古之始；一冒頭，或就題立說；一破題，或見題字，或切題意；一設事，本無實事，假設次序；一抒情，據其真情，以發事端。」<sup>50</sup>

這裡提出文章開頭有八種寫作方式，頗為貼切，許多都是平常可見的起首寫法，經過文人系統化整理後，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sup>45</sup>同上註，頁 2171。

<sup>46</sup>同上註，頁 2169。

<sup>47</sup>同上註，頁 2170-2171。

<sup>48</sup>同上註，頁 2172。

<sup>49</sup>(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台北：廣文書局，1962年8月)，卷 11，頁 2。

<sup>50</sup>(明)高琦，《文章一貫》，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頁 2172-2173。

## 6. 過接

「過接」一目，在《文章一貫》中只收錄兩段資料而且都是《麗澤文說》的說法，其云：

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及過接處。作文章，須要曲折斡旋。<sup>51</sup>

又云：

轉換處須是有力，不假助語而自接連者為上。有急文接者，有緩文接者，有折腰體接者，有蜂腰體接者，有掉頭體接者，有雙關體接者，有鶴膝體接者。過接以結上生下為妙，有順接者，有反接者。<sup>52</sup>

上述兩段資料，前者所談乃「過接」的重要性。至於後者，則表達了幾項重點：第一，「轉換處須是有力」，這表示「過接」乃是文意轉換之處。所謂文意轉換，就是文末所謂「結上生下」，也就是結束前頭的文意，並引出後頭的內容來，這就是「過接」；第二，「上」乘的過接作法，必須不透過「助語」，而使其自然連接完成；第三，「過接」的表現方式，有急文接者、緩文接者、……鶴膝體接者、順接者、反接者等共九種作法。以上兩段引文，便是「過接」一目所收錄的整體資料，數量雖然不多，但也大致把「過接」的內涵做出簡要的表達了。

## 7. 繳緒

「繳緒」一目，依高琦所收文論資料解之，乃指文章結尾之意。試看所收陳止齋之說：

結尾正關鎖之地，尤要造語精密，遣文順快。蓋精密則有文外之意，使人讀之愈不窮；順快則見才力不乏，使人讀之而有餘味。<sup>53</sup>

此處談的是文章結尾的作法—「造語精密」、「遣文順快」，是兩個重點。除了陳氏說法外，高琦還收了歐陽起鳴、遙禹、《文章精義》、《修辭鑑衡》、《文筌》等諸家之說，其中又以《文筌》最具體系，其云：

結尾九法：一問答，問答起，折伏終之；一張大，題之約者，張而大之；一收斂，題之侈者，收而斂之；一會理，規步矩行，確然正理；一敘事，敘事起，敘事終之；一設事，設事起，設事終之；一據情，據其至情，以終不盡之意；一要終，要事之終，以結篇意；一歌誦，或為

<sup>51</sup>同上註，頁 2182。

<sup>52</sup>同上註。

<sup>53</sup>(明)高琦，《文章一貫》，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頁 2182。

亂辭，或為歌詩。<sup>54</sup>

上文所列乃八種結尾的寫法，頗具系統，足資為文者參考。透過以上兩段引文，對於「繳緒」一目的內容，應當是十分清楚了。

**小結：**從以上七種子目的內容來看，所談均是作品形式結構的寫作方式。各目徵引的資料或多或寡，然多能切題而論，對於協助讀者認識文章的結構形式來說，確實能提供一定的幫助。尤其高琦的子目安排，從「篇法」（全篇為單位）→「章法」（章節段落為單位）→「句法」（句子為單位）→「字法」（字彙為單位），該如何書寫，如何經營，蒐集了相關文論來進行探討，這個架構非常有條理，由大的結構（篇法、章法），到小的結構（句法、字法），依序列出，能成一體系，由此可以看出高琦編輯此書的智慧與用心。

### （三）修辭格的分析

這個部分，包含「引用、譬喻、形容」三個子目，以下且依序進行分析。

#### 1. 引用

「引用」是修辭格的一種，也稱為「用典」<sup>55</sup>，《文心雕龍》稱之為「事類」<sup>56</sup>。對於「引用」的定義，黃麗貞的解釋頗為詳細：

在說話或寫文章時，引取其他和本題有關的語言、文字，以充實內容，佐證或加強自己的論點、見解，或妥切地表示自己的感情，這種修辭法就是「引用」，也叫「引證」或「引語」。……引用的範圍，包括中外的言論、史事、典籍、成語、寓言、格言、歌謠、諺語、俚語等等，只要有助於自己的意思的表達的，都可以引用過來。<sup>57</sup>

從黃麗貞的說法中，可以明白何謂「引用」，也能明白「引用」修辭所徵引的資料類型。在《文章一貫》所收錄的資料中，對「引用」有許多的論述。例如《捫蝨新話》云：

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sup>58</sup>

這段話說明了「引用（使事）」的重要性，以及運用「引用」的困難度。在所收錄的諸家文論中，《文筌》的說法最具體系，其云：

<sup>54</sup>同上註，頁 2183-2184。

<sup>55</sup>見金兆梓，《實用國文修辭學》（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 12 月，民國叢書本），頁 157。

<sup>56</sup>（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事類》云：「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頁 705。

<sup>57</sup>黃麗貞，《實用修辭學》（台北：國家出版社，2004 年 3 月，增訂出版），頁 356。

<sup>58</sup>（明）高琦，《文章一貫》，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頁 2176。

用事十三法：正用，本題的正必用之事；歷用，歷用故事，排比先後；列用，廣引故事，鋪陳整齊；衍用，以一事衍為一節而用之；援用，順引故事，以原本題之所使；評用，引故事，因而評論之；反用，引故事，反其意而用之；活用，借故事於語中，以順道今事；設用，以古之人物，而設言今事；借用，事與本說不相干，取其一端近似者而借之；假用，故事不盡如此，因取其根，別生枝葉；藏用，用事而不顯其名，使人思而自得之；暗用，用古事古論，暗藏其中，若出諸己。<sup>59</sup>

高琦收錄《文筌》這套說法，論述很有系統，雖然分類有些過於細冗之處，但後世學者研究「引用」修辭時，卻是很好的參考資料。

## 2. 譬喻

「譬喻」，在中國古代文論中，亦稱譬或比，歷代許多文人都對此一辭格提出見解與看法。在「譬喻」這一目中，高琦僅收《文則》一家之說。《文則》將「譬喻」分為十類，依序是直喻、隱喻、類喻、詰喻、對喻、博喻、簡喻、詳喻、引喻、虛喻。由於《文則》篇幅甚長，今僅援引前二類一直喻、隱喻之內容，以示其要：

一曰直喻，或言「猶」，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見。《孟子》曰：「猶緣木而求魚也。」《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論語》曰：「譬如北辰。」《莊子》曰：「淒然似秋。」此類是也。二曰隱喻，其文雖晦，義則可尋。《禮記》曰：「諸侯不下漁色。」《國語》曰：「歿平公軍無秕政。」……《公羊傳》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也。」此類是也。<sup>60</sup>

從以上引文可知，《文則》對於各種類型的譬喻法，其說解的方式，乃先釋其義，接著再舉相關範例來輔助說明，條理相當清晰，易讀易懂。此目所收《文則》的論點，相當有系統，對譬喻的分類也相當精細，是很適切的文論資料。只不過如本文前論所述，中國歷代對譬喻的說法極多，但舉《文則》一家之說，似顯薄弱，恐有遺珠之憾。

## 3. 形容

「形容」一目，據《文章一貫》所收錄的資料來看，其內涵乃是一種對外在客觀人事物的精神、心態、形體、聲音、顏色……等等的描繪形容的方

<sup>59</sup>同上註，頁 2177-2178。

<sup>60</sup>同上註，頁 2178。

式，這種修辭法近似於陳望道、汪國勝等學者所稱的「摹狀」<sup>61</sup>，黃慶萱、蔡宗陽則稱之為「摹寫」<sup>62</sup>。且看書中所收《文章精義》的說法：

《禮記·喪禮》論悲哀之狀，與醫經論脈之狀，形容物理，模寫狀貌，纖悉盡矣。<sup>63</sup>

上文以《禮記·喪禮》作典範，認為此書不論描寫「悲哀之狀」、「脈之狀」，或是描寫「物理」、「狀貌」，任何一個小細節都能刻劃詳盡，這就是高琦所謂的「形容」手法。再看《文筌》的說法：

體物七法：

- 一、實體，體物之實形，如人之眉目手足，木之花葉根實，鳥獸之羽毛骨角，宮室之門牆棟柱是也。
- 二、虛體，體物之虛象，如心意聲色、長短動靜之類是也。心意聲色為死虛體，長短高下為半虛體，動靜飛走為活虛體。
- 三、象體，以物之象貌，形容其精微而難狀者。「縹」、「爛熳乎」、「浩然」、「皇矣」、「赫兮」、「巍哉」、「翼如也」、「申申如也」、「峨峨巍巍」、「崔嵬」之類皆是也。有碎象體、扇象體、排象體，變化而用之。
- 四、比體，設比是以體物，如賦雲言「羽旗」，賦雪言「璧玉」是也。
- 五、量體，量物之上下、四方、遠近、久暫、大小、長短、多寡之則而體之。其體有量本、有量枝、量連、量形、量態、量時、量方，其法有數量、排量、脫量。
- 六、連體，體物之相連及者。有近連，如賦人言衣冠宮室，賦馬言鞍轡廐輿之類是也；有遠連，如賦人言風雲，賦馬言舟海之類是也。
- 七、影體，不著本物，汎覽旁觀，而本物宛見於言外。<sup>64</sup>

上文將描寫外在客觀人事物的具體形貌，以及描寫內在抽象的精神情意，各種描寫的品項與範圍，還有各類表現方式都做了說明。這些資料都被高琦列入「形容」這個子目中，這也類似於現代修辭學所謂的「摹狀」、「摹寫」辭格。

#### (四)語言風格的探討

《文章一貫》中，尚有「含蓄」這個子目。在這個子目中，僅收《童蒙

<sup>61</sup>分見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香港：大光出版社，1964年2月），頁98。汪國勝、吳振國、李宇明合著，《漢語辭格大全》（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2月），頁324。

<sup>62</sup>詳見黃慶萱，《修辭學》，頁51。蔡宗陽，《應用修辭學》（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年5月），頁120。

<sup>63</sup>（明）高琦，《文章一貫》，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頁2181。

<sup>64</sup>同上註，頁2181-2182。

訓》與《文則》二書共三段之資料。且看《童蒙訓》之說：

《童蒙訓》載東坡之言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至，如《禮記》、《左傳》可見。」<sup>65</sup>

又載《文則》語云：

文之作也，以載事為難；事之載也，以蓄意為工。<sup>66</sup>

從以上二段資料來看，高琦所謂的「含蓄」，指的就是行文時要能「言止而意不盡」，要能「蓄意」，這也是一般所說「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的意思，《孟子·盡心下》云：「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sup>67</sup>說的也是這件事。這樣的說法，近似於修辭學上所謂「含蓄」的「語言風格」。王希杰解釋「含蓄」這項語言風格說：「含蓄就是要說的話不直接說出來，或不全部說出來，使對方不得不揣摩揣摩，而且越揣摩含意越多，可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使作品顯得深沉、厚重、有味兒。含蓄的風格，歷來就受到人們的推崇。」<sup>68</sup>王希杰的說法，與高琦所收《童蒙訓》、《文則》的觀點若合符契，可見高琦所謂的「含蓄」，涉入的正是語言風格的探討。

#### 四、《文章一貫》對辭章學之貢獻

##### (一)使「雜抄」式文論蛻變為「類編」式文論

中國歷代的文話，依王水照分類，大致有四種類型：一是具系統性的古文理論專門著作，針對各類古文理論分門別類進行論述，如陳騏《文則》、李滄《文章精義》等；二是隨筆式的文論著作，這類著作多是隨口評論，系統性、理論性都較為不足，如周密《浩然齋雅談·論文》、樓昉《過庭錄》等；三是輯而不述的文論著作，這類著作只雜錄他人文論資料，鮮有個人文論意見於其中，屬於「雜抄」式文論著作，如張鎡《仕學規範·作文》、王正德《餘師錄》等；四是有評點的古文選集，如呂祖謙《古文關鍵》、謝枋得《文章軌範》等。<sup>69</sup>在這四類文論著作中，高琦《文章一貫》可歸入第三種類型裡，亦即「雜抄」式的文論著作。不過值得一提的，《文章一貫》已有所創新改變，它將王正德《餘師錄》這類「雜抄」式文論加以改良，使之成為「類編」式文論著作。本來「雜抄」式文論著作，只是如流水帳一般把前人的文論資料

<sup>65</sup>(明)高琦，《文章一貫》，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頁 2179-2180。

<sup>66</sup>同上註，頁 2180。

<sup>67</sup>(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12 月)，下冊，卷 29，頁 1010。

<sup>68</sup>王希杰，《漢語修辭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4 月，2 刷)，頁 477。

<sup>69</sup>上述四種文話類型，詳見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1 月)，冊 1，〈序〉，頁 2-3。

收錄起來，輯成一書，其間沒有明顯的分類動作，這類著作在學術上的貢獻，大抵只能說是蒐集資料與保存資料的功勞，較難以達到引導後世讀者進行系統性閱讀的目標。例如王正德《餘師錄》的作法，是以人為單位，將前人的文論蒐集起來，每個人的文論各自放在一起，不過未依文論的內性質進行分類。例如其書開卷收錄的第一位文人的文論，便是陳後山的幾則資料，這幾則資料分別來自陳氏〈送邢居實序〉、〈答江端禮書〉、〈答秦觀書〉、〈答晁深之書〉、〈章善序〉、《詩話》等作品；又如收錄曾子固文論，資料則來自曾氏〈蘇明允哀詞〉、〈逸事〉、〈王容季文集敘〉、〈與王介甫書〉、〈王子直文集序〉等。這一位一位文人的文論資料，被王正德收入《餘師錄》中，資料雖然非常豐富，但未依資料性質進行分類，其實是較為可惜的。宋代張鎡《仕學規範·作文》、魏天應《論學繩尺·行文要法》等，也都是這類雜抄式的文論著作。這種情形到了元代王構的《修辭鑑衡評文》時有了些許改變，王構此書的編輯有兩條軸線：一是蒐羅品評文章的資料，二是蒐羅文學理論的資料。前者蒐集前人對《莊子》、《左傳》、《列子》、《孫子》、《韓非子》、《史記》、「兩漢之文」、……、「曾子固文」、「秦少游文」的品評資料；後者則是以文論資料為主，此處已將所蒐羅的各家文論進行了分類工作，並為各類資料進行標目的工作，例如分有「文有三多」、「為文當從三易」、「學文有自來」、「作文有悟入處」、「文章足以見人貴賤」、「文字用意為上」、……等等的子目，在這些子目當中，常蒐集有多家的文論資料，例如「作文有悟入處」這目，便收有《童蒙訓》、《步里客談》的說法，又如「文字用意為上」這目，就收有《麗澤文說》、《童蒙訓》、《韻語陽秋》、《曲洧舊聞》、《南昌文集》等多家的說法，此時顯然有從「雜抄」式文論走向「類編」式文論的跡象；不過王構此書，仍不能算是純類編式的文論作品，此書前半段的文論是以品評文章為主，而其蒐羅的資料，多數都是單筆資料，如其評《莊子》、《左傳》、《列子》、《韓非子》等書，皆只有《呂氏童蒙訓》一則資料，這是很怪異的，因為以上諸書歷來評論者甚多，王構卻每書僅蒐集《呂氏童蒙訓》的一則評論，可見王氏尚無將《修辭鑑衡評文》一書建構成類編式文論作品的高度意圖，因此全書仍在「雜抄」式文論與「類編」式文論的範疇內擺盪，真正將「雜抄」式文論改變為「類編」式文論者，實有待高琦《文章一貫》的問世才算完成。此書將蒐集來的文論資料，分上、下兩卷，共十五個子目，這十五個子目的文論資料，內容都是探討文章的體系架構以及寫作行文的方法，是非章典型的辭章學作品。上卷子目依序是「立意、氣象、篇法、章法、句法、字法」

等六項；下卷子目依序為「起端、敘事、議論、引用、譬喻、含蓄、形容、過接、繳緒(應為「結」)」等九項。這十五個子目中，除了「譬喻」與「過接」二目僅收單筆文論資料外，其餘十三目均收錄多家的文論資料，此時已是純粹的類編式文論著作，與前人的雜抄式文論已有明顯區隔。

## (二)使「雜抄」式文論著作開始出現編纂者的文論思想

誠如上文所述，在高琦《文章一貫》之前，「雜抄」式文論著作只是廣泛地蒐集前人文論資料彙編成一書，這樣的編纂方式，基本上是看不到編纂者個人的文論思想，但是這個情況在《文章一貫》出現後有了改變。《文章一貫》雖然也是彙編眾人的文論資料成為一書，但其中某些編輯的方式，已能看到高琦個人的文論思想灌注其中。這些文論思想，至少從三個層面透露出來，首先，從他為全書所收錄各家文論進行分類標目的方式，就可看出一部分文論思想。例如他將全書分為十五個子目，其中「立意、氣象、敘事、議論」等四個子目的文論資料，主要在說明作品的思想內容及其寫作方式；「篇法、章法、句法、字法、起端、過接、繳緒」等七個子目的文論資料，則是探討文章形式結構的性質與表現手法；「引用、譬喻、形容」三個子目，則涉入修辭格的領域；至於「含蓄」一目，所談為「語言風格」的問題。從《文章一貫》對所蒐羅的資料的分類立目情形來看，在高琦的文論思想中，已存在著修辭學的體系架構，因此對於文章的思想內容、形式結構、修辭格、語言風格等議題都作了交代。這種文論思想的傳達，是一種隱性的呈現方式，不過如果仔細參詳，仍然可以嗅出箇中味道。

其次，高琦在《文章一貫》中，將「篇法」與「章法」各自獨立，他將「篇法」視為由字而句，由句而段，由段而篇的整體布局謀篇之法；而將「章法」視為作品章節段落的經營手法，這樣的差異性，也展現了高琦某種層面的文論思想。因為就歷代文人或學者的看法而言，「章法」常被看成是作品整體布局謀篇之法，這與「篇法」就會產生重疊合流的現象。例如清代薛雪《一瓢詩話》云：

起須劈空，承宜開拓。一聯蜿蜒，一聯峯嶺。景不雷同，事不疏忽。  
去則辭樓下殿，住則回龍顧祖。意外有餘意，味後有餘味。不落一路  
和平，自有隨手虛實，是章法也。<sup>70</sup>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薛雪看待「章法」，實已觸及文章整體布局謀篇的範

<sup>70</sup>(清)薛雪，《一瓢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5月)，頁113。

疇，所以談到「起」「承」轉合的問題，談到作品中「事」與「景」的描寫，談到文意的「餘意」與「虛實」的問題，這是整體的行文布局之法。再看清代方東樹《昭昧詹言》的說法：

以短篇而須具縱橫、奇恣、開闔、陰陽之勢，而又必起結轉折，章法規矩井然，所以為難。<sup>71</sup>

此處的觀點，也是將章法視為整體行文布局之法，所以談到作品的「起」（開頭）、「結」（結尾）、「轉折」等問題，這已是全篇的布局手法。至於現代的學者，很多看法亦是如此，例如陳滿銘說：

所謂章法，是指文章構成的型態而言，也就是將句子組合成節段，由節段組合成整篇的一種方式。<sup>72</sup>

再看成偉鈞《修辭通鑒》的說法：

章法指的是將語言材料進行最佳組合，連綴句群，組段成篇的方法，即布局謀篇的方法。<sup>73</sup>

陳、成二氏之說，都是將「章法」視為由字而句，由句而段，由段而篇的整體布局謀篇之法，這樣的觀點，正是將「章法」與「篇法」等同視之，無所區分的；彭會資《中國文論大辭典》更直言：「篇法又稱章法，指文學作品的結構原則和技法。」<sup>74</sup> 在這樣的情況下，《文章一貫》將「章法」獨立於「篇法」之外，專指段落章節的經營手法，這正是高琦展現其文論思想之處。

除了上述兩個層面外，還有一個地方也是高琦傳達其文論思想之處，那就是各子目之中有時出現的按語。在《文章一貫》中，有些子目的末尾會出現高琦的按語，這按語通常是針對該子目文論資料的補充或說明，這些補充或說明，突顯的就是高琦的文論思想。例如「立意」一目，其按語云：

……因精知粗，以顯明微，亦為文之法也。他如常變、古今、彼此之屬，亦非一端，當類究之。<sup>75</sup>

這是強調作品文意的建構，可以透過性質相反的事物來互相印證、互相說明，所謂精粗、顯微、常變、古今、彼此等等，都是相反而又能相互印證說明者。由於此目所收的文論資料未有此種論點，所以高琦以按語進行補充說明。再

<sup>71</sup>(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14，頁1。

<sup>72</sup>陳滿銘，《國文教學論叢》(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4年9月)，頁27。

<sup>73</sup>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修辭通鑒》，頁927。

<sup>74</sup>彭會資主編，《中國文論大辭典》(廣西：百花文藝出版社，1990年7月)，頁220。

<sup>75</sup>(明)高琦，《文章一貫》，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頁2154。

看「句法」一目的按語：

有由長入短者，有由短入長者，有長短錯綜者。此等句法，用之者多，不能盡錄。<sup>76</sup>

此處亦針對所收錄的文論資料所未言者進行補充說明，表示句法的書寫，有由長句而逐漸轉為短句者，也有由短句逐漸轉成長句者，亦有長句、短句交錯運用者。並表示這種文例太多，無法一一舉例說明。類似上述兩段按語者，在《文章一貫》中還有多處存在，如「章法」、「字法」、「起端」、「引用」、「譬喻」等子目中，亦皆有按語以傳達其文論思想。

由以上所分析的三個層面來看，《文章一貫》已非純粹「輯而不作」的彙編式文論書籍，高琦在編書的過程中，已透過若干途徑傳達了自身的文論思想，這樣的模式，可能也影響了後代同類性質的書籍，而形成一種新的文話體例。

### (三)可能引導後世同類文話書籍的編纂方式

上文曾提及高琦《文章一貫》，讓「雜抄」式文論蛻變為「類編」式文論，而且在諸家文論資料之後，有時會加上自身的按語，以作為各家文論資料之補充或是說明，這樣的編輯體例，可能也被後代同類文話著作所仿效，或依其體例再加以延伸變化。例如清代王之績《鐵立文起》一書，此書分前後兩編，前編十二卷，共分六十六種子目；後編十卷，分成四十三種子目，總計一百零九個子目。各子目的內容，主要有三個部分：一是介紹各類文體的性質與流變，二是文章寫作之法，三是考據輯佚的相關資料。在各子目中，王氏蒐集了前人的相關文論資料彙編在一起，其間還會依照己意加入按語，這種體例，與高琦《文章一貫》大致相同。例如其「篇法」一目，收錄了《指南錄》、《名山業》、周長康〈鈕宗舒傳〉、《文徵》等諸家的文論。又如「論」一目，收錄了《指南錄》、《辨體》(即《文章辨體》)、《明辨》(即《文體明辨》)、袁儀卿、郭青螺、趙懷易等諸家的文論，其間還有王氏自身的按語，例如其所收《明辨》一書的資料說：

劉勰云：「論者，倫也，彌綸群言而研眾理者也。『論』之立名，始于《論語》，若《六韜》二論，乃後人之追題耳。……。」<sup>77</sup>

此段文字乃引述劉勰的說法，旨在說明「論」這項文體的性質與源起。但是對於這樣的說法，王之績是有意見的，所以他在此條資料之後，加了自身的

<sup>76</sup>同上註，頁 2169。

<sup>77</sup>(清)王之績，《鐵立文起》，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1 月)，冊 4，頁 3805。

按語，他說：

王懋公(懋公為王之績之字)曰：「『論』之立名，不始《論語》。《通考》吳氏程曰：『論，撰也，次也，撰次聖賢之語也。』則論猶編書之編，非議論之論，《明辨》亦未深考。<sup>78</sup>

這段按語，反駁了《明辨》及其所引劉勰的說法，這表示王之績對於所收錄的文論資料，也不是完全採信其觀點與說法，所以才會有這段駁語的產生，誠如王氏在書中「凡例」所言：

是書盡取前言以為師友，原不欲自立一說，如搔癢者，貴以他手也。但其間議論或有所不足，則又不得不稍以己意補之。<sup>79</sup>

由這段話可以看出，王之績之所以編纂此書，目的只是想蒐羅眾家文論彙成一書，並沒有建立自身文論的企圖，只不過有時看到所收各家文論資料的觀點有所不足，不得已就會發表自身的意見，於是有了按語的產生。王氏這種類編形態的文論著作，再加上按語的體例，極可能是仿效高琦《文章一貫》的作法而來，只不過在仿效之中，仍有一些不同之處。《文章一貫》的按語，固定是在各子目的末尾處，亦即在各家文論資料羅列完畢後，才有自身按語的出現，但王氏《鐵立文起》的作法，其按語的出現位置，除了和《文章一貫》一樣，會出現在各子目的末尾處外，它還會出現在其他地方。例如方才所引「論」這一目，其按語就直接出現在所收《明辨》一書說法之後，以直接反駁補充《明辨》一書的觀點，在按語之後，接著再收錄袁儀卿、《指南錄》、郭青螺、趙懷易諸家的文論資料，這種按語的位置，在高琦《文章一貫》中並未得見。除了放在這個位置外，有時王氏的按語還會放在各子目一開頭的地方，亦即先說了按語之後，才開始引錄各家的文論資料，例如「祝文」一目，一開頭就是王之績自身的按語，接著再引錄《明辨》一書的文論資料。從此處看來，王之績《鐵立文起》的編纂模式，極有可能是受到高琦《文章一貫》體例的啟發，再以此為基礎進行變化而成。另外清代張秉直《文談》一書，亦與《鐵立文起》的情況一樣，其編纂模式亦與高琦《文章一貫》大致相同，只是按語的位置有所變化而已。從《鐵立文起》與《文談》這兩個例子來看，可以了解高琦《文章一貫》的編纂體例，對後世同類文話著作可能產生

<sup>78</sup>同上註，頁 3806。

<sup>79</sup>同上註。

了啟迪之功<sup>80</sup>，若是如此，這亦是此書在中國文話發展史上的一項重要貢獻。

### 五、結語

透過本文的研究可以明白，高琦《文章一貫》之編纂，目的之一是希望此書能作為寫作的教材，使士子讀後能「業而精之」。正因編纂此書具有實用性的目的，也因此書中所雜收的各類文論資料，便下了工夫進行分門別類的工作，全書於是分成上、下二卷共十五個子目，依序是立意、氣象、篇法、章法、句法、字法、起端、敘事、議論、引用、譬喻、含蓄、形容、過接、繳緒等。這十五個子目所收的資料，內容涵蓋「作品的思想內容及其寫作方式」、「文章形式結構的性質與表現手法」、「修辭格的分析」、「語言風格的探討」等四個領域，習作文章的矩法度，在這本書中已具備了一定的規模，對於士子習文可謂大有助益。而且此書每個子目是一個主題，高琦將同一主題的各家文論蒐集在一起，有時再配合自己所補充的按語，對於閱讀此書的人來說，便能得到同時觀察各家說法的機會，能夠進行各種說法的相互參證，對於此一主題也就能獲得較為多元，也較為全面的認知，這都是此書的優點。雖然此書的編輯，也有一些值得再商榷之處，例如書中某些子目的收錄資料過少，如「譬喻」、「過接」二目，皆僅收一家的文論資料，這殊為可惜；還有，在探討語言風格的議題上，此書只立了「含蓄」一目，這也失之單薄，可再擴充。雖然有以上瑕疵，但就實質層面而言，這些問題並不影響大局，此書的貢獻仍是有目共睹的。

《文章一貫》這本書，在中國辭章學的發展上，具有一種開創性與啟迪

---

<sup>80</sup> 本小節以王之績《鐵立文起》與張秉直《文談》二書為例，陳述高琦《文章一貫》的編纂體例，對後世同類文話著作「可能」產生引導、啟迪之功。之所以用「可能」二字立論，是因為缺乏文獻的直接證據，因為王氏與張氏皆無隻字片語談及《鐵立文起》、《文談》二書體例，有倣自《文章一貫》之處，所以很難直接論斷王氏與張氏之書和《文章一貫》的傳承性或沿襲性。然而，就歷史經驗來看，古代文人在編撰書籍時，往往都會博覽前人的同類型作品，鮮少有摒卻前人同類型著作不看，讓自身孤立於眾人之外而獨立立論的。所以司馬遷《史記》一出，後世正史便倣其紀傳體例而作；在《春秋》、《左傳》之後，編年體史書多倣其體。鍾嶸《詩品》一出，由唐代至明、清，詩論家受其影響甚深，如唐代司空圖、宋代嚴羽、明代胡應麟、清代王士禛、袁枚等人論詩，皆深受《詩品》的啟發影響。這類的例子不勝枚舉，在這樣的歷史經驗下，筆者合理懷疑與推論，和《文章一貫》屬於同類型文話的《鐵立文起》與《文談》等書，其體例上，如本小節所論有相似於《文章一貫》之處，極有可能均有承襲自《文章一貫》者，只不過其間或有所延伸和變化罷了；之所以如此推論，實因本小節所論述的這些相似處，都是創始於高琦的《文章一貫》，流水必有其源頭，這道理並不難理解。

性的意義。誠如本文第四節所言，《文章一貫》這本書，將蒐羅來的文論資料進行分類的工作，讓「雜抄」式文論蛻變為「類編」式的文論書籍。此外，高琦透過在書中加入按語，以及編書時對資料分類立目的方式，或直接、或間接的傳達了他的文學思想，讓這種彙編式的文話專書，不再只是文論資料的採集與堆積而已，書中也開始出現編書者的文學觀點，強化了書籍的思想深度，這在中國辭章學的發展上，展現的正是一種開創性的意義。而這種開創性的作法，對於後世同類型的文話專書，也可能產生了一定的引導作用，如清代王之績《鐵立文起》、張秉直《文談》<sup>81</sup>等書，在體例模式上，都與《文章一貫》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似性，就此點而言，《文章一貫》具備的就不只是開創性的意義而已，可能還具備了一種啟迪性的功能。透過本文的研究，讀者對於《文章一貫》的成就和貢獻，以及它在中國辭章學的發展歷程上所具有的地位，必然已有清晰的輪廓。關於此書的研究，除了本文所觸及的層面外，事實上還有其它的角度可以進行探討，特別是它與其它「文話」專書的比較研究，就是一個可以激盪出更多火花的切入點。例如它和元代陳繹曾《文章歐冶》<sup>82</sup>一書，從編輯體例到文論內容以至於對後世文論的影響等等，都可以進行交叉比較，進而得到更多辭章學的訊息和知識。不過囿於篇幅，本文很難進行這方面的處理，只能等待日後進一步探索，或期待學界同好能一起投入，對這個區塊進行更深入的開發。

### 參考文獻

#### 一、古人著作

- 1.(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5月)。
- 2.(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呂思勉評，《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卷6。
- 3.(宋)張鎡，《仕學規範·作文》，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冊1。
- 4.(宋)王正德，《餘師錄》(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不詳，四庫全書珍本別輯)。

<sup>81</sup>(清)張秉直，《文談》，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冊5，頁5059-5098。

<sup>82</sup>(元)陳繹曾，《文章歐冶》，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冊2，頁1217-1334。

- 5.(元)陳繹曾，《文章歐冶》，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1 月)，冊 2。
- 6.(明)高琦，《文章一貫》，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1 月)，冊 2。
- 7.(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收錄於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 12 月)，冊 4。
- 8.(明)陸釵，《(嘉靖)山東通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 12 月)，上冊。
- 9.(清)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12 月)。
- 10.(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台北：廣文書局，1962 年 8 月)。
- 11.(清)薛雪，《一瓢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 5 月)。
- 12.(清)王之績，《鐵立文起》，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1 月)，冊 4。
- 13.(清)張秉直，《文談》，收錄於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1 月)，冊 5。

## 二、今人著作

- 1.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香港：大光出版社，1964 年 2 月)。
- 2.鄭奠、譚全基編，《古漢語修辭學資料彙編》(台北：明文書局，1984 年 9 月)。
- 3.彭會資主編，《中國文論大辭典》(廣西：百花文藝出版社，1990 年 7 月)。
- 4.金兆梓，《實用國文修辭學》(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 12 月，民國叢書本)。
- 5.陳品卿，《國文教材教法》(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91 年 10 月，2 版 2 刷)。
- 6.汪國勝、吳振國、李宇明合著，《漢語辭格大全》(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3 年 2 月)。
- 7.陳滿銘，《國文教學論叢》(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4 年 9 月)。
- 8.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修辭通鑑》(台北：建宏出版社，1996 年 1 月)。
- 9.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1997 年 3 月，增訂 8 版)。
- 10.王冬珍、王讚源校注，《新編墨子》(台北：國立編譯館，2001 年 5 月)，下冊。
- 11.蔡宗陽，《應用修辭學》(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 年 5 月)。
- 12.黃麗貞，《實用修辭學》(台北：國家出版社，2004 年 3 月，增訂出版)。
- 13.王希杰，《漢語修辭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4 月，2 刷)。
- 14.黎運漢、盛永生主編，《漢語修辭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 年 8 月)。